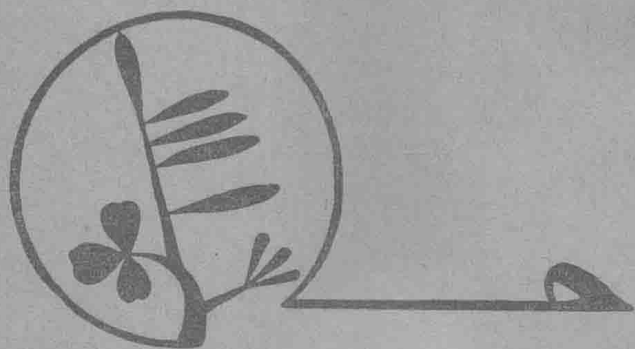


落叶

中學小說叢刊

第四冊

落葉



許 壽 民 主 編

中學小說叢刊

本叢刊繼中學生創作叢書而精選全國中學生作家的小說作品來編成的。每冊八萬字，實價四角。全部十二冊。

書名列下：

- | | |
|---------|---------|
| 第一冊 剎那 | 第二冊 風波 |
| 第三冊 秋蟬 | 第四冊 落葉 |
| 第五冊 悲戀 | 第六冊 童年 |
| 第七冊 重逢 | 第八冊 幻滅 |
| 第九冊 深情 | 第十冊 信稿 |
| 第十一冊 溪邊 | 第十二冊 離愁 |

中學生小說叢刊

每冊大洋四角

主編者 許 壽 民

發行人 高 圯 書
上海四馬路五五二

印刷者 協新印刷公司
上海麥根路叉袋角
七三五弄第三十號

發行所 中學生書局
上海四馬路五五二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中華民國廿二年五月付印
中華民國廿二年五月出版

第 四 冊
落 葉

目次

火熱的心	江灣復大實中 杜零雁	一
戰死	南洋模範中學 李超北	二七
落葉	江蘇松江中學 許乃茂	三七
芬芳	福建蒲田高中 劉敦彬	五七
夜泊	江蘇無錫中學 范煥基	九六
啞鐘	寧波省立四中 吳 燁	一〇五
淚水	湖北第一中學 王齊焜	一一六
舊	北平師大附中 吳致君	一二五
阿興和曼笑	安亭三縣鄉師 朱文彩	一三八
祖母之死	北平市立一中 曹野萍	一四六

失學

.....

江蘇無錫師範儲法坤

.....

一五四

火熱的心

杜零雁

離C大學不遠有一家咖啡店，陳設很華麗，而且有年青的姑娘殷勤地招待你。當你忙完一天功課後，到那裏捧著一杯熱騰騰的咖啡，安閑地讀日報是多麼寫意。以一到電燈發光後，這小店就擠滿了一羣少年。

『喂，秀姑娘來一杯咖啡呀！』

『密司王，快點啲！咖啡——那甜蜜的咖啡。』

『呀，怎麼秀姑娘老不睬我呀！』

這些聲音都是向王秀英而發的，她是幾個招待中最漂亮最年輕的，也是衆矢之的。因此她每天特別忙碌，就是些呼聲，已夠她難受了。

『秀姑娘確是美麗，你看，碧雲似的眼，新月似的眉，咳，這儘是瞧不厭的。喂，要你姑

娘親手給我的咖啡，才有味喇！』被人稱為詩人的賢，常用着吟詩的口吻讚美秀英。他歡喜她天真嫵媚，而她也崇拜他的高尚，以及感謝他賦與她的溫柔的快感。他們相互間都存着一種愛慕。

『不要鬧喇，難道我的手生成兩樣嗎？』秀姑娘含羞說着，照例飲賢一下。

『賢，你的確發狂。喂，快些替我拿杯可來。』我是不主張吃咖啡的，那是有害神經的，賢，你說是不是？』號稱衛生家的顯發言了。他的思想非常頑固，常使賢感着煩厭，但賢和顯有同鄉同級兩重關係，行動常是一致。這樣的生活，將時光消去，雖不十分愉快，但不鬱悶。

日本強佔東三省的惡耗傳遍了全國，青年的血沸騰了，擱置了他們的書本，犧牲了他們的光陰，忙着愛國運動。C大學當然不是例外，一樣的騷動，一樣的熱烈。賢為編反日專刊的事，已久未踏進咖啡店的門，但他思念秀英的心却很濃。朋友，或許你們要咀咒賢之忘懷國事吧？不錯，國家已到淪亡的時候，青年不應再沉湎於徵歌選色了，像

賢這樣的人確是有不對的地方。然而賢決不是如此的人，明瞭他的當能諒解他。原來他愛秀英的美麗，他更愛秀英有愛國思想；她雖是一個被人卑視的侍女，但她却秉有高尙的人格，愛國的思想，勇敢的精神，這些是賢平日細心觀察她的結果，常使他驚佩而不能忘懷的。

明天是出發宣傳的日子，趁着晚上的閒暇，賢和顯還有同級生李君，走向數日不臨的咖啡店。門前很是蕭索，幾個招待都在打盹。秀英靠在門旁，像在凝想什麼。看見賢三個人，她非常喜悅，就像小鳥樣的跳了起來，說道：『難得你們來哪！』那憂惶的聲調，和怨懟的目光，使賢感着似乎一種愁苦的侵襲。『咳，爲了國事我所以未能時刻來看你！』那報復的心思立刻湧現於賢的腦中，而他却沒有說出。他們又圍坐在那精緻的小桌的各方。

『請問東北的情形怎樣，不是……』秀英問賢，給顯打斷。

『你問這些幹什麼？難道你也顧念到國家嗎？哈，難得！』顯尖刻的笑語，使其餘三

人都感到不安，尤其秀英，眼睛充滿了怒火。「嘿，你這侮辱女性的敗類，你才不顧念到國家呢！」秀英心頭充滿了憤怒的句子，若說出來，會引起這粗獷青年的暴性的，所以說不出口。

「咳，先生，誰說我們不知愛國，不過能力薄弱，而我們的心是一樣赤熱着的！」

「顯，不可一概而論，革命先烈中的女子，諒你也聽見過，或許秀姑即是這一類呢！」李君說了句公平話。

「咳，顯的話使我也難堪，你靜點吧！」賢也有點怒意。

他們三人站在同一戰線上，進攻顯，使他感着異樣的無趣。於是這偶然的騷擾漸歸於沉寂。

「秀英，我告訴你吧，東北形勢更嚴重了，東三省地圖完全變色，可恨的長官們儘抱着無抵抗主義，將數萬里版圖拱手讓人；那殘忍的日本，姦淫劫掠，無所不爲，真是令人心痛！」賢悲壯淋漓地講給秀英聽。憤慨的口吻，激昂的神情，使人非常感動。秀英眼

角含着晶晶的淚珠。

「然而賢先生，難道幾十萬大兵，真如你所說毫不抵抗一下嗎？咳，我還告訴你們……那樁事……」

「秀英，你靜點，就坐下講吧！」賢瞧秀英氣促的神情，猜着秀英必感到一種變異。顯和李君也都注意的瞧着秀英。

「好，我告訴你們吧，昨夜有幾個日本水手到我們店裏，咳！他們那兇暴的樣子，真使人怕！他們說：『我們的太陽旗就要插遍這C城，把支那小鬼一個個活埋。祇要軍艦開幾大砲，使C城立刻化為焦土。』請問你們C城有沒有危險？」

秀英急促的談話，使每人臉上都蒙着一層怒色。賢的全身抖顫，臉色發青。轟然一聲，賢的拳擊着桌子，杯子都蹣跚地跳動，語聲也特別粗魯，他說：『難道你還怕危險嗎？沒出息的女子，他們敢來，我們和他們拚命就是！』

這忽然擾亂的情形，使不知內情的人還道是出了什麼岔兒，其餘的女招待也把

驚奇的眼光瞧着他們。秀英很感不安，赧然的慢慢地離開了坐位。

『喂，你們儘瞧什麼，我們在討論一個問題而已。』顯向她們解釋與秀英無關，她們也含笑走了。

『賢，你太興奮了，C城的確祇夠他們幾砲轟，秀英的當心是難免的。』李君又討論到那樁事，使賢感着頹然。心想：所謂當代人物還都是一味叫人民鎮靜，何能責備一個識淺的女子呢？真的，先時那樣的粗暴就能救國嗎？他越想越自疚，頭垂近到胸部。三人都默然。秀英重新走近桌旁，繼續她似乎未斷的意思，說道，『賢先生，我說並不是怕，橫豎我祇有一顆火熱的心，誰能了解呢？而且……』

『我先前的粗暴，很覺得對你不住——你意思怎樣？』賢漸漸抬起頭這樣說。但瞧秀英的神情，此刻似乎更較興奮，賢的話並未隔斷她的意思。他們三人的眼光，不期而然的都射到秀英的臉上。

『而且那水手還說，「咳！還說中國人已毫無希望了，什麼愛國運動，都是騙自己

的把戲，」這些侮辱的話，你們聽了要生氣吧？咳，顯先生，你臉色特別難看呀！」

「他媽的，我若是遇着，定要殺他幾個再講！」顯的臉充滿了血素。咳，每個青年聽了這話，我想總該興奮吧！

「走吧，今晚我們得到莫大的教訓，以後我們努力幹我們應幹的工作吧！」李君提議走，就扶着顯出了店門，賢慢慢的跟着他們。

「賢先生……」是秀英低微的呼聲。

「什麼呀，你叫我幹什麼？」

「要是你願意的話，明晚請你一個人來，我是……請你莫懷疑到別的事情上去。

」她說完就像小鳥一樣跳進店門。賢猜不透少女的用心，祇含糊點點頭，表示應允。

第二天晚上，賢真的一個人到了咖啡店。

「秀英，快點拿酒來，我今晚要喝酒。哈哈，真開心極了。」

「什麼事值得這樣開心？」賢先生請恕我，難道你開心的事，比國事還重要嗎？」秀

英一面擺酒具一面說，她懷疑這往常一向憂鬱的青年，怎麼忽然會輕薄開心？「難道他對懷的那種不良着惡意嗎？」她想着不禁臉泛桃紅。

「秀英，我是爲國事而開心呀！我告訴你——你還是坐着聽吧。日本佔了吉林，你是知道的，嘿，他們又想黑龍江；但是當他們到黑境大興站的地方，給中國打敗了！那馬占山將軍奮勇抗目的精神，真令人敬佩，他以少數戰勝多數，真光榮極了！秀英，你也來喝一杯吧，我們來慶祝馬將軍。哈哈……」

聽了賢的訴說，才知她先刻的推想完全錯了。

「哈，有這樣的事，真應慶祝，你不說我也要喝一杯的，」她當真拿只杯子和賢同飲。

「我記起了，你叫我一個人來，有什麼事呀？」賢憶起了昨夜臨別的情況這樣說。那懇摯的目光，射在秀英臉上不轉，使秀英非常羞怕。

「咳，你目光怎麼這樣儘瞧我，你們青年總不懷好意的。」

『然而我是懷好意，姑娘，你真是可愛的……』

『聽說你們天天在操什麼軍事訓練，是當兵去打日本嗎？』秀英的話轉向別處，賢很感無聊。他想：『問這些幹什麼？』

『是的，那不過是一種準備而已，但我願立刻到戰場，殺盡幾個強暴的倭鬼，看他們還笑中國無人不！』賢興奮的說：

『你要去打日本的話，我也決定到救護隊去，看護你們爲國犧牲的勇士。你想，這不是很好嗎？』她說罷得意的一笑。賢心頭感着異樣的安慰，不自禁的握着秀英的手，說道：『秀英，不，我愛的秀英，你真有這樣的勇氣嗎？真是可愛的姑娘。』賢將秀英的手舉到嘴上，大胆的吻一下。她立刻掙脫，蘋果色的雙頰隱在她的柔髮中，她的頭垂到胸前，喃喃地說道：『然而你也是可愛的青年——』她聲調忽然提高：『我意志很堅定的告訴你我是很愛你的。你是愛中國的，我親愛的，是吧？』

『親愛的秀英，你的話都是真的。秀英來吧，乾此一杯吧，我們前途必定勝利！』

他們倆都流了淚，誰都不知道是什麼緣故。在此悲壯的傾談中，都表示了他們倆相互的愛慕。臨別又有一個長時的接吻。

街上死樣的寂靜，到大學去的路上更現着陰森森的景色。咖啡店已是街的盡頭，靠左便是一條小路，那是一條到大江碼頭的捷徑。賢無意地朝小路看一下，祇見三個人在闇淡的燈光下蠕動，他們聲音很粗暴的談着：

「……拿了刀砍就是，尤其是學生，那是支那鬼！」

「在濟南真痛快，哈哈，一個年青的婦人抱着一個小孩子。婦人給我撲着。哈哈，那小孩子就做了我的刀下鬼。他們弄些什麼抗日救國，經濟絕交，不過做把他們自己看看而已。祇要命令一到，我們又有女人睡了，哈哈！」

「馬鹿，鬧些什麼。你看那咖啡店的女人如何？我很愛她，就像我的菊子呢！」

「不要臉，馬鹿，你也想女人，起碼你要殺死幾個支那鬼才行！你是沒有功於帝國呀！敗類，馬鹿……」

賢認清了他們是日本水手，他們是萬惡不赦的日本兵。「啊！他們又是到咖啡店去的，又要侮辱那些侍女——大中華民國的國民了！」賢心中氣憤萬分，四肢也拘攣，全身抖顫，他想撲殺那幾個猛獸。但理知告訴他：「你想死嗎？他們三人弄死你如小雞一樣！」賢哭了，不敢再望那咖啡店。「這時秀英怕在受強暴的拉扯吧！」他木然呆立着。

又是一天的晚上，賢到咖啡店去。他沒有跨進店門，就聽見狂暴的呼聲，嘈亂的噪聒，使賢意識着已有許多主顧先在看。他踱到窗口朝內看看，天啦！誰知就是看見的三個日本水兵。他們狂飲着，秀英帶着淚痕慌張地立在旁邊。

「快唱罷！這裏就是我們的領土，一切都屬於我們的。哈哈，這女孩子我很歡喜，來吧，乖乖！」三個野獸中的一個這樣說着，拉着秀英的手一拖，就像提一隻小雞一樣。他們的獸性漸漸暴露出來，秀英在哀叫着，賢的眼也花了，他見秀英和仇敵親吻，倒在仇敵的懷中。他全身拘攣，幾乎倒在窗下。他奔到店門口，氣喘不定地向秀英的同伴說道：

『靜！真！請！你！叫！秀！英！出！來！我！有！要！緊！的！事！和！他！說！。喂！請！快！些！』

秀英掙脫了包圍，像遇救般奔到賢的面前。但賢灰白的臉色，火紅的眼睛，使秀英萬分驚駭，幾乎哭了起來。

『你……怎麼這辰光來呀！咳！你臉色我真怕看。喂！你朝我笑什麼？我怕……』秀英抖個不住地說。

『嘿！難道不准我來嗎？我祇問你爲何與仇敵親吻！』賢簡短的話竟像鐵針般刺着秀英的心窩。秀英再也抑不住她的悲號了，她投在賢的懷抱中痛哭，喃喃地說道：『你不了解我，你不了解我！但我能說什麼呢！咳！咳……』

『嘿，原來是那支那小子，討厭的，驚破了我們的歡飲！』『山田，趕緊抓住打呀！討厭的小鬼！』

三個醉漢粗大的拳頭像雨點般落在賢的身上。賢並不畏怯，他奮起全身的力量抵抗，雖然他明知不敵。秀英也像瘋狂了一樣，也奮勇抵抗。然而兩個弱者何能與三個